



# 楊柳關，生命書寫的傳奇

□王永威

楊柳關，位於重慶市開州區三匯口鄉。這個名字，如同一曲悠揚的旋律，在歷史長河中回響。它不僅僅是一個地名，更是一段厚重的歷史，一段用熱血和生命書寫的傳奇。



楊柳關，這個古代關隘的名字，洋溢着詩意，讓人聯想到元代詩人全晉《贈月經歷》中脛炙人口的詩句：“楊柳絲絲不系鞍，送君容易別君難。”然而，當我懷著遐想踏足這片土地時，卻發現四周的山川間，早已沒有了楊柳依依的景象。

在我的記憶中，楊柳關與婀娜多姿的楊柳樹緊密相連。古書記載，楊柳關的得名，正是源於昔日山梁上漫山遍野的繁茂楊柳林。這裡，曾是西魏時期西流縣的疆域，為了抵禦來自開江（今四川省達州市開江縣）、宣漢（四川省達州市宣漢縣）的盜賊和土匪的侵擾，當時的縣令便在此地設立了一道關卡並建有“哨樓”，並賦予它“楊柳關”這一富有詩意的名字。

關卡的大門兩側，立柱上鐫刻著“兵備三千鐵甲，地連二百雄關”的霸氣對聯，這不僅揭示了此地地勢險要，也凸顯了楊柳關在軍事上的重要地位。這副對聯，彷彿在訴說著楊柳關曾經的輝煌與榮耀，讓人不禁對這片土地充滿了好奇與敬畏。



楊柳關不僅承載著古代的軍事輝煌，更與近代中國革命的烽火緊密相連。它不僅是歷史的見證者，更是紅軍建立川陝革命根據地的紅色山川，一片被紅軍烈士熱血染紅的神聖土地。

站在楊柳關的隘口，環顧四周，險峻的山勢與茂密的草木交織成一幅寧靜的畫面，但在此寧靜之下，卻隱藏著當年紅軍激戰的痕跡。時光荏苒，戰爭硝煙已散去，歷史的記憶卻深深烙印在這片土地上。

1932年底，紅四方面軍在總指揮徐向前的領導下，從陝北挺進四川，創建了川陝革命根據地。1933年10月下旬，四川軍閥劉存厚、廖雨農和劉湘的增援部隊共8個團，對川東游擊軍和紅四方面軍進行圍追堵截。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川東游擊軍派出第二支隊長王波為代表，前往宣漢與紅四方面軍取得聯繫。總指揮徐向前親自接見了王波，並迅速派遣紅九軍副軍長許世友率領七十三團和紅四軍二十八團前往南壩、上峽一帶增援。在南壩鎮下八場文家祠堂，許世友與川東游擊軍司令員王維舟等人共同商定了作戰方案，隨即發起了馬立爪、黃石、聖墩寺、七里峽（現重慶市開州區楊柳關至上峽一帶）等系列戰役。

1933年10月27日，川東游擊軍與紅九軍七十三團在黑天池、羅家灣、杉冒尖（現分別位於重慶市開州區三匯口鄉的分水村、楊柳村、小江村）和七里溝一線，以楊柳關為中心，展開了正面佯攻與側面迂回的戰術。他們向退守至楊柳關至七里峽一帶的敵軍發起了總攻，並在楊柳關口與敵軍展開了激烈的肉搏戰。經過三天三夜激戰，敵軍見四面八方紅旗飄揚、炮聲隆隆、喊殺聲震天，頓時陷入混亂，不顧一切爭相逃命，有的跳岩、有的跳坎，傷亡慘重。我軍乘勝追擊，直至高橋關，與川東游擊軍一同消滅了轉戰四年多的國民黨軍隊。

據當年參戰的老紅軍回憶，此次楊柳關、七里峽戰役，紅軍和川東游擊軍以陣亡近100人的代價，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如今，楊柳關至七里峽一帶的山頭溝梁上，仍依稀可見當年紅軍戰士的墳墓、激戰後的槍彈殼、戰壕、練兵場和作戰工

悠長而熾熱的夏日午後，陽光如金色的綢緞，毫無遮擋地鋪滿了整個村野，將每一寸土地都烘烤得滾燙。

然而，在這片被烈日擁抱的土地上，一場與自然賽跑的游戏悄然上演——搶偏東雨。

偏東雨，一個帶著幾分神秘與急促的名詞，它不像春雨那般細膩纏綿，也不似秋雨般蕭瑟淒涼，更非冬雨的冰冷刺骨。它是夏日午後的不速之客，帶著幾分不羈與狂野，總是在人們最不注意的時刻，以一種近乎挑釁的姿態降臨。

“輕輕吹過一陣風，盈盈飛來幾朵雲，驕陽悄悄躲起來……”這熟悉的前奏，如同儿时記憶中悠揚的歌謠，每當這時，村中的老少便不約而同地放下手中的活計，抬頭望向天邊逐漸聚攏的陰雲，心中暗自盤算著：“偏東雨來了。”

“偏東雨來了，搶偏東雨了！”簡短幾聲呼喊，如同集结号一般，瞬間喚醒了沉睡中的村莊。家家戶戶、男女老少，紛紛從午後的倦意中掙脫，如同被喚醒的戰士，迅速投入到這場與自然的較量之中。

我的老家，坐落在一派翠綠的山坳中。那些年，生產隊



事等遺址，它們無聲地訴說著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後來，在我對楊柳關戰役的深入研究中，一個疑問始終縈繞心頭：紅軍在攻克楊柳關後，為何沒有乘勝追擊，直搗開縣（今重慶市開州區）和萬縣（今重慶市萬州區）？

有一天，當地的一位鄉間長者向我娓娓道來一段關於楊柳關的傳奇故事。這位老者告訴我，紅軍在楊柳關取得勝利後，本欲乘勝追擊，擴大戰果。為此，他們派遣了四名偵察員進行敵情偵察。偵察員們在夜幕掩護下展開行動，在夜色朦朧中，他們看到關道出口處，有兩名身穿紅衣、身高驚人的士兵正手持鋼槍，守護著關口，阻擋著他們的去路。從遠處望去，關口處似乎布滿了戴著紅頭巾的士兵，埋伏在崇山峻嶺中。偵察員們急忙返回紅軍指揮部所在地，向指揮員報告：“敵兵在關口處埋伏了

大量的敵軍，火力強大，建議放棄追擊。”指揮員聽完匯報，眉頭緊鎖，陷入了沉思，最終選擇了放棄乘勝追擊。

時間流轉，歷史的面紗逐漸揭開，當年的迷霧也隨之消散。原來，偵察員所描述的红衣士兵，不過是譚家山和瓦子坪道路兩旁挺拔的楓葉樹。朦朧的月光洒在繁茂而碩大的楓葉樹上，遠觀之下，仿佛就是埋伏在丛林中的敌兵，从而引发了误传。这一切，不过是一个流传至今的传说。

後來我了解到，紅軍之所以沒在楊柳關大捷後立即追擊，背後的真正原因是處於戰略上的深思熟慮。當時，川東游擊軍肩負著重要的使命，他們必須前往南壩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共同北上抗日。這次會師，不僅是力量的匯聚，更是戰略布局的優化。會師後，川東游擊軍被改編為“紅三十三軍”，這支新生力量在抗日戰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繼續書寫著英勇篇章。

楊柳關戰役雖然已經過去多年，但它所承載的革命精神卻歷久彌新。楊柳關一帶至今仍流傳著當時的歌謠：“紅軍打下楊柳關，千人（窮人）心里好喜歡。土豪吓得鑽洞洞，劉湘哭得喊皇天。”這首歌謠不僅反映了當時民眾對紅軍的擁護，也揭示了楊柳關戰役在民眾心中的重要地位。這片翠綠的山川，浸透了烈士的鮮血，埋葬著烈士的遺骸。楊柳關不僅是歷史的見證者，更是革命精神的永恒象徵。



在今日的楊柳關，昔日的戰場遺迹仍依稀可辨，紅軍戰鬥留下的戰壕、練兵的演武場，以及紅軍烈士的無名墓，皆隱沒於濃密的森林之中。透過層層疊疊的綠意，仿佛能依稀回想起當年紅軍戰士英勇抗敵的壯烈場景，似乎能聽見那激昂的号角，感受到那熾熱的革命激情。

山峦起伏，林荫蔽日，蜿蜒的小徑上新建的三座亭台若隱若現，山間鳥鳴聲聲，苔痕斑斑，一片寧靜祥和。楊柳關上的烽火與戰歌雖已遠去，但那段悲壯的歷史，紅軍戰士用生命守護的這片土地，如今正煥發出勃勃生機。

楊柳關這個名字，早已超越了軍事要塞的範疇，成為一段歷史的見證、一段紅色的記憶。在這裡，我們得以窺見中國革命的艱辛歷程，感受革命先烈的英勇無畏。

立於楊柳關遺址之前，我不禁沉思：是什麼力量驅使著那些年輕的戰士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是什麼信念讓他們在生死關頭依然堅守信仰？答案是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對民族獨立的渴望、對人民幸福的追求！

（作者單位：重慶市開州區博物館）



山頂的紅軍紀念碑

## 搶偏東雨

□卞中恒

就靠一塊約2000平方米的斜坡石塊攤曬糧食。每當收割季節來臨，金黃色的苞谷和沉甸甸的稻穀便鋪滿了整個石塊灘，散發出陣陣誘人的香氣。然而，這滿目的丰收景象，却也時刻提醒著我們，偏東雨的威脅如影隨形。

午後的陽光依旧烈，人們往往選擇在這個時候小憩片刻，以緩解上午勞作帶來的疲憊。然而，這份寧靜總是短暫的。隨著一聲“搶偏東雨”的呼喊，整個生產隊瞬間沸騰起來。大人們迅速起身，孩子們也顧不得穿鞋，光著腳丫子跟在父母身後，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战斗就此拉开序幕。

撮箕、鏟子、掃帚……各種工具齊上陣，大人們身手敏捷，孩子們也不甘示弱，大家齊心協力，以最快的速度將晾曬的糧食收攏成堆。汗水順著臉頰滑落，滴落在滾燙的石板上，瞬間蒸發成水汽，但沒有人顧得上擦拭，因為每一秒的拖延都可能意味著糧食的受損。

然而，偏東雨似乎總愛與人開玩笑。有時，當你剛剛松了一口气，以為已經成功將其拒之門外時，那雲朵却又像是調皮的孩子一般，悄悄地溜走了，留下滿地的狼藉和人們無奈的笑容。虛驚一場，雖有幾分遺憾，但更多的卻是慶幸與釋然。畢竟，在這片土地上，人們早已學會了與自然和諧共處，懂得了在逆境中尋找樂趣。

當然，並非每次都能如此幸運。有時，偏東雨來得非

常猛烈，仿佛要將所有的暑氣一并帶走。大顆的雨點如同密集的鼓點，狠狠地砸在地面上，濺起無數水花。此時，人們的動作更加迅速而有力，每一個動作都充滿了對糧食的珍視與保護。儘管累得气喘吁吁，但看到那一堆堆被塑料薄膜緊緊包裹的糧食，每個人的心中都充滿了滿足與自豪。

搶偏東雨，不僅僅是一場與自然的較量，更是一種對生活的熱愛與堅守。在這場战斗中，人們學會了團結、勇敢與堅持。回憶起那些夏日午後的時光，我的心中總會湧起一股暖流。那是關於家鄉的記憶，關於親情的溫暖，更是關於一種不屈不撓、勇於挑戰的精神的傳承。

如今，雖然我已經離開了那個充滿稻香與蟬鳴的村莊，但每當夏日來臨、每當天空中出現熟悉的陰雲時，我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段“搶偏東雨”的歲月。那些汗水與歡笑交織的日子，如同一幅幅生動的畫卷，永遠鑲刻在我的心中。我知道，無論走到哪里，那份對家鄉的眷戀與對自然的敬畏之情，都將如影隨形，伴我走過人生的每一個春夏秋冬。

（作者系重慶市江津區作協會員）